



普通话

四年一度, 思考人生

伦敦奥运会圣火的熄灭,意味着我家厨房里每天“熊熊燃烧的圣火”从今天开始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将由我亲自点燃。每个运动员都是国家的儿子,每个体育记者都是报纸的老公,现在,我们该物归原主了。

我向来不忍讳把自己生活中的一些雷人的事晒出来供众人娱乐,所以4年前的那篇奥运总结,我装作很大胆、很爷们地通过本报宣布,要把那个跟了我4年的女孩娶了。从北京回到长沙,经过几个月的准备,我做到了。直到现在,损友们没人提起我的其他一大堆报道,他们唯一感到有趣的事情,仿佛就只有那篇结婚宣言。

奥运会四年就有一届,生活却永远不会重样。其实奥运会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就是四年一度的“思考人生”。

2000年,看着同学们一个个在高考中超水平发挥,我的成绩却“超水平挥发”,体育学院成了我唯一的选择。那一年的悉尼奥运会,勾起的是一个大一新生成为体育记者的梦想。

2004年,雅典奥运会后那张工资条对于一个刚参加工作的人来说,意味着“理想真的能够当饭吃”。我开始谋划着找个女朋友,买房买车,结婚生子,过上平淡而充实的生活。

2008年,便有了我那篇著名的“结婚宣言”。

2012年,我不得不再一次用“渐渐的”语速和“贱贱的”语气告诉周围的人们,我要当爹了。

每一届奥运会,都会在我人生中留下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我只能感叹:缘分呐。但平心而论,即便是对于像我这样“把理想当饭吃”的体育记者而言,奥运会也不过是用来回味生活、思考人生的“书签”罢了,结婚生孩子这事,其实和奥运会本身并没半毛钱关系。

在我看来,奥运会就是工作,在更多人看来,奥运会只是生活的佐料。它远远不是生活的全部。过去的16天,紧张、刺激、失落、悲伤,这些其实都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下一次奥运圣火点燃又熄灭时,回顾起人生中又一个四年,我们可以告诉自己,这4年过得是否过瘾、是否惬意、是否满足。

■陈普庄



吴言乱语

生活很长

奥运散会,留下些什么?

写下这句话的时候,我正在纠结,今天才斩获的全新羽毛球拍,怎么就轻易让别人给抢去了它的第一次呢?毕竟,这可算是半个月奥运狂欢留给我的最大收获。

或许是因为奥运,一向靠文斗不靠武斗的编辑部办公室燃起了一阵最炫羽球风,球拍挥击,简直成了奥运时间里少有的狂欢。就连我这个被笑话是初中之后就再没将任何球类举过头顶的人也深受感染,在同事们一脸“萌萌,站起来”的期盼表情中,努力演绎“重在参与”的奥运精神,顺便用我各种笨拙的接球姿势搏大家哈哈一笑。

其实转念一想,说说自己的不开心,再笑笑别人的不开心,这不就是生活嘛。生活总比狂欢长,尤其是自己的生活对比别人的狂欢。

不无伤感地发现,下一届奥运会,我就28岁了。不知道到那时,是否能实现母亲大人关于我“左拥高富帅老公,右抱土肥圆儿子”的幻想,也不知道是否还有机会在这“吴言乱语”。但是我想,四年之后再回首,大概除了那个兵荒马乱的刘翔伤退之夜,最能想起的就是这些羽毛球留给我的欢声笑语,还有打到一身大汗的酣畅淋漓。

■吴名慧



黄缎子

活着很累, 体育很美

人活着是为了什么?原谅我一开端就提出了一个大得让人不想也不屑回答的问题。

没错,生活很累,累到你总想问“为什么”,但它总还不至于一点意思都没有,而不确定性,便是我以为的人生还有点意思的意思之一。

就像你永远不知道你下一秒会不会遇到一个改变你一生的渣男或者高富帅,在奥运会开始之前,我绝没想到,我还是会看奥运会的比赛,而且还带着感情。

在奥运报道小组筹备之初,我曾经带着种种厌恶和厌烦,恶狠狠地宣言,我不会看任何一场奥运会比赛,但,这个宣言却在刘翔和男乒面前彻底破功。竞技体育不确定性的魅力,让我输掉了至少两顿饭和两次“人心”。

人的心,总是在追求安全感和不确定性。这就像人追求安全感,去结婚,又厌烦婚姻的稳定性,而一心图谋出轨。

体育的魅力,也正在于其不确定性,下一秒,要发生什么?有人类第一快男之称的博尔特也不可能知道,他再快,快得过瞬息万变的时间吗?

生活中,大家都喜欢看现场直播,奥运这场电视台全天候24小时高清直播的大赛,兼具安全感和不确定性。安全感在于他们的活动都隔着电视机,而不确定性,就在于他们要争输赢,而这种输赢活动,正是人骨子里的赌徒细胞发作的大舞台。除了这些,这里还有泪水、快乐、悲伤、误判、公平与不公平等一切能引发人类强烈情感共鸣的因素,这是投入再大,编剧再狠都做不出的鲜活大片,充满了这些要素的奥运会也许才真是罗格口中的“无可挑剔”。

不过,话又说回来,你也许在猜,为什么我厌恶和厌烦奥运会呢?当然,你猜得没错,这当然和现在举国流行的举国体制讨论有关。

王小波对于有趣的定义是“有道理而且新奇”。

新奇,奥运会无疑不缺,但道理,在目前的举国体制下,在我们已逐渐有些厌烦的每一个奥运“英雄”背后千篇一律的悲情故事中,似乎有点难寻。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纷争。同样的,有体育的地方,就有魅力,而有魅力的地方,无疑,就有围观、有故事、有利益、有纷争。

体育,自然要定输赢争金牌求关注,但当体育被体制绑架,金牌高于一切时,也许,纷争和改变的时候也该开始了。

■黄煌



潘家评

心里很乱

个人的第三次看奥运会,就这么浑浑噩噩的完了,却还是很难再回复平静。很遗憾,并不是因为精彩纷呈的比赛亦或是令人喷血的异国美女,而是第一次作为本报奥运报道小组的成员制作奥运特刊,每天要将自己想看的亦或是不想看的比赛内容呈现在自己的文字里。时间久了,自己也混乱了,搞不清哪些是自己想看的,哪些又是自己不想看的?最后,就干脆所有比赛都看了吧。

我不时地拿这次看奥运会的感受与前两次看奥运会的感受相对比,以求获得某种创作的灵感,却惊奇地发现,前两次那些伴随着小吃饮料一起进入我体内的精彩瞬间却在不知道什么时候也随小吃饮料一起流逝了,我想不起太多有用的东西,就像我今天已经想不起前天的比赛内容一样。难道我失忆了吗?但是我还能清晰地记得明天是星期三,我还是要打卡上班。

既然没有失忆,那就还是得为自己的工作状态找点好理由了,否则老大看了会考虑不给我转正。闭上眼睛,冥思苦想,却只能弱爆了地憋出一句:有了这次的经验,我保证,下次做特刊一定会更专业、专心、专注。

但很快,我还是为自己找到了开脱的一点点借口。谁没有第一次?而且看过了奥运会,做过了奥运特刊,跟着一群风格迥异却又开心的前辈认真地笑过,紧张地工作过,我的业务水平和业余羽毛球水平也都提高了不少。

奥运散了,心里好乱,随它吧,每天都是新的一天,大家加油吧。

■潘梁平